



音 聲

的

交 響

方 瑜 著

水牛文庫 118
水牛出版社

水牛文庫

178

交響的
聲音

方 璩 合 著
李 永 熾

水牛出版社

THE SOUND OF FOOTSTEPS
IN BOTH OF MINDS
BY FANG YU & LEE YENG -CHYH

COPYRIGHT © 1971

BUFFALO BOOK CO., LTD.

TAIWAN

R. O. C.

交響的足音

水牛文庫 178

著者	方 瑜・李 永 熾
發行人	彭 誠 光
出版者	水 牛 出 版 社
發行所	水 牛 出 版 社
	臺北市連雲街26巷21弄2號
	郵政劃撥帳戶第13932號
印刷所	華 成 印 刷 廠
	臺中市平等街122號
每冊特價	新 臺 幣 40 元
再 版	中 華 民 國 66 年 5 月 20 日

{ 有版權 } 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1245號

序

一

雖說是高居三樓，每天早晨從六點鐘起，各種叫賣的聲音，總分明得很地鑽入耳朵，怎麼防備也不管用！把兩隻夜貓子起床之前最後一場好睡，悽慘地撕成可憐的碎片，再也拼湊不攏。

剛搬進這新居時，着實向他抱怨了好一陣子，但半年不及格的「當家」生涯，多少認識了幾分「長安居，大不易」的現實。不知從那天開始的，居然也就頗能調整適應了。甚至進而對這不足二五坪的小樓，種種當初深惡痛絕的缺點，安之若素起來，有時，在一聲淒楚的「Ch-ion」驚破甜夢，而床頭鬧鐘針面分明才指着六時三十分的時候，也能平心靜氣，乾脆閉眼細聽那此起彼

落，富麗紛繁的清晨交響樂：從「包子，饅頭」、「鮮蚶」、「肉鬆」、「豆腐」、「修皮鞋」、「賣菜」、「賣肉」，直到叫賣「黑板」、「紗罩」、「電暖器」、「電視機」，簡直是無所不包，無奇不有。即使再冥頑不靈，也不能不覺得從這些高低不一的喉嚨中呼喊出來的正是最踏實，最不容迴避的「生活」本身！

當代德國詩人兼小說家——里爾克在他的名著「馬爾泰手記」中，就曾以整整兩頁的篇幅，仔細描述當種種市聲強迫鑽入巴黎一間小閣樓的窗戶時，那位敏感如水銀的主角內心的感受。但畢竟我血脈中奔流的「中國」讓我採取「逆來順受」的態度，接受了「事實」。在這「鷄鳴而起，孳孳爲利」但求糊口謀生的時代，我還能「賴」在床上細聽「生活」踩着輕重快慢不一的步子，連續不斷地在耳邊走過，真不能不說是一種「奢侈」了！大概就是這種阿Q式的「幸福感」，在潛意識中發揮了作用吧，不然，怎麼會在兩個人絞盡腦汁要爲這「頭生子」起個名字時，我會想出「交響的聲音」這麼一個「酸溜溜」、「文皺皺」、又「筆劃太多」的佳名呢？

說實話，這些破銅爛鐵——當然，僅指屬於我的這一半，不包括他的——，多半可歸入「少作收殘」之類，早該扔了，有些我的確以爲扔了，想不到血型爲A，又深受學院派薰陶的他，居

然片紙隻字也找了出來。我一向不容易臉紅，這下也就沒什麼好推托的，出書就出吧！好在將來只要麻煩收破爛的，再賣給紙廠，轉歷一番「輪迴」，又可變成雪白上好的紙張，不算浪費。「落紅豈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可不是嗎？

（方瑜）

二

和瑜認識以來，已有五個年頭了，五年中，我們由平靜的友誼，進展為心智的交換，終而至於心靈的契合。在這發展過程中，外觀的交往，固有陰晴風雨之變，但內在的交往，却如細流之入海，終於交匯為一。這段路程，對我倆而言，實屬稀貴而彌足珍惜。

五年中，有兩年的時間我們並未能朝夕相聚，自五十六年三月到五十八年二月，我赴日研習日本近代史，只有在信箋上傾吐彼此的關注，兩年下來，累積的信件共有六百五十封，其中除了生活上的關懷外，更多的是心靈的剖示與心路歷程的交換。因此，六百多天的時空間隔，並沒有讓我們疏遠，反而更增心的貼合。

但心的貼合，並不意謂我們的完全相類，我們雖有許多同點，也有頗多的異點。最不同的地方，莫過於以往生命途徑的差異。她出身書香世家，幼承家學，善於吟詩作詞，小學、中學、大學、研究所都在師長友朋的關愛中渡過，沒有經過現實的風霜。在心靈的成長過程中，她雖嫻於中國古典的美文，同時也接觸了許多西方的文學作品。東方的柔和恬適，西方的自我挖掘，在她心中激起重重矛盾，以致情緒起伏極大，有時適性自如，不慕名利，有時又自苦自恨，以一無所成爲憾，往往左右徘徊，莫衷一是。不過，也有時她能將東西方的影響融合爲一，這時心境平和，生命力最能發揮，也最可愛。可惜這種「瞬間」太稀貴，難得一見，平時多因自我追尋，無所適從而苦，內心非常脆弱，極易受傷。但她從不因此自棄，這是她令人心折之處。

我自己出身農家，從小游水捉蟬、烤薯搏泥爲戲，小學、中學雖名列前茅，高中時代又泡在圖書館中，猛讀胡適，但仍一身泥氣不改（每年寒暑假，都隨父母，率弟妹下田插秧除草，泥土氣自然無法洗淨），一付鄉巴佬模樣，又不善言辭，當然難受同學歡迎，多年來，逐漸由孤獨之苦中體會得其中之樂。大學四年，泥土氣依然，「擲瓶上天」的豪氣全無，雖也偶與室友在棕櫚樹下漫談，大部分時間仍是獨來獨往。多彩多姿的大學生活，對我而言，可說毫無顏色。

但自入研究所與瑜相識以後，我的生活起了大變動，也給我一種莫名的勇氣，封閉多年的心，在她清朗的笑語中，終於開敞，我們漫步校園談穆勒的功利主義，西方文學、實存……。我發現了一顆善良的心，不知不覺向她傾倒過去。她的詩我每首都看過，有的非常喜歡，有的却不能領會，她的文章，也每篇都仔細讀過，覺得感性極強，雖乏分析力，却洋溢着直觀力，更有深刻的自我挖掘。我最喜歡她扎記式的斷章與小品文。扎記中深富自我的尋索，但沒有結論，似乎矛盾重重，這也許正是內心最真實的自白，她的探索，並未終止。她的小品，表面看來似有「強說愁」之嫌，但若往深一層看，就會發現其中有顆顫動的心在躍動，有種無可奈何的實存感在呼吸。人生的迷惘，內在的無法超越，處境的無路可通與時光的瞬息流逝，都從那濃郁秀麗的文章辭中泛溢出來。可是，如果太重她文詞之美，往往會忽略了內含的顫動之心，這是讀她的文章最難克服的障礙。她之重視文章之美，也許與深受唐詩意象的薰習有關，但我認為主要原因並不在此。她有一顆脆弱而敏感的心，她稱之為「淨土」，保護不遺餘力，深怕這「淨土」被外在的荒謬「處境」所污，因此，潛意識中，她儘可能以種種方式把它掩藏起來。文章本是自我內心表現的手法之一，在創作衝動下寫出的東西，當然最容易洩漏自己。因此爲了掩護這塊淨土，濃郁的

文辭就是最好的手段之一。文辭之美與護衛淨土兩者之間，實為相輔相成。只有撥開外塑的辭藻，才能窺見她那顫動的心。

瑜喜歡寫，又怕寫，更怕寫出來後又拿去發表。我喜歡寫，但常寫不出來，縱使勉強擠了出來，也笨拙無趣，因此，常常選擇一些自己喜歡又能與己心有戚戚的文章，用不通的筆譯寫出來，聊以一見我部分的心路歷程。這本集子，就是我倆五年來的雜錄，有寫的，也有譯的。其中留有我們心智、心靈上走過的痕跡。雖然聲音細微，不足傾聽，但在我們心中，却覺得不遜於交響樂的美。依照她的意思，命名為「交響的跫音」，雖然有點文縷縷，在我心中，它有無窮的美！

（李永熾）

一九七一年四月

目次

序

方瑜的——

過去的現在

開在風中的紙花

流水的話

雨樹上的陽光

獨白

落榜的那天

目次

一

三

二五

二九

三三

三七

四一

一

猴像·····	四五
池上雨·····	五九
舊詩數首·····	六五
我看「地獄變」·····	六七
人類靈魂的挖掘者——杜思妥也夫斯基·····	七五
兩面有鋒的利刃——試論保羅·蒲爾惹「哲學家的弟子」·····	八三
從水雲樓詩牘稿論蔣春霖其人·····	九三
試從晉語驪姬說獻公及齊姜勸重耳二章論國語的文章·····	一〇三
一個人文主義者的信念·····	一一五

李永熾的——

孤獨的強者——尼采·····	一二五
人性的探索者——湯瑪斯·曼·····	一三三

等待·····	一四一
南京的基督·····	一四五
「卡夫卡日記」一瞥·····	一六一
給德國友人的一封信·····	一六九
藝術與美·····	一七七
中國藝術論·····	一八一
中國小說中的寫實主義·····	一八七
川端康成與「雪鄉」·····	一九三
短篇小說是什麼·····	二〇七
小說創作的效果·····	二一三
短篇小說的題材·····	二一七
短篇小說的結構·····	二二三
短篇小說的觀點·····	二二九

短篇小說習作的第一步·····	二三七
短篇小說的爭鬭處理·····	二四三
怎樣才算是小作家·····	三四七
小說家的觀察與技巧·····	二五三

方瑜的——

過去的現在

上星期六和玲到淡水去，無意間，我們闖進了一家私人的庭園。那庭園中矗立着一幢美麗的西班牙式別墅，別墅的主人是外國人，當時他們正坐在前廊上，小玲向他們致歉之後，我們從大門退了出來。對我而言，這事只是個小插曲，很新鮮、好玩，增加了我們出遊的興緻，但玲却整個的變了，她的反應起初簡直是完全不可解的震驚了我，陰暗的臉，不會說話，也不能注意外物。終於，她開口了，她自覺是一個「闖入者」，這觸犯了她個人的 Taboo，她希求在每個人眼中成為完美：「假如我當時穿得很漂亮（那天，我們都穿得吊兒郎當，玲穿的是牛仔褲），甚至，即使只多一付墨鏡吧，我也會把這事處理得更好，因為我可以演戲，我可以不從眼中洩露我自

己。」那麼，她真正不安的是她被人窺見了「真我」，她面具未戴好，正塗上一臉白霜時，被人瞧見了！她固然是一個闖入者，但她真正難受的也許是她同樣也是一個「被闖入者」。當然，對外國人的禁忌與真面目，我比她所知道的少得太多，這也許就是我能泰然自若，甚至幼稚地將整件事美化的原因吧！但這本來就只是一件偶然的小事呀！當玲把她自己剖露在我面前，我們又重新能夠交通了，望着英領事館的紅牆、藍天、白雲、綠樹，我衷心充滿感謝。可惜的是，我的方法對她毫無用處，在她纖弱的身體裏面，永遠有着血肉橫飛的拚鬥，我只能無助地旁觀，——只能旁觀，這多麼冷酷，多麼無可奈何！玲，你為什麼要把自己掩蔽得如此嚴密，永遠全付武裝，你的甲冑上不容有絲毫縫隙，選擇了這樣的生活方式，多麼費力，多麼疲累，更多麼緊張呵！玲，不要恐懼吧！為什麼如此沒有「安全感」？我能幫助你嗎？人如想成為真正的強者，不是要永遠維持甲冑的無懈可擊，而是去除甲冑！先立於不敗之地，沒有懸崖，誰能推你下去！玲，別怕，你的真我並不醜陋，你如願顯露出來，你將更是你自己！

「真誠的聲響」之先決條件，不是愛藝術，而是愛人類。同樣，助人、為善之動機，也不只